

#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声,显然不适合我。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好好考虑,回去商量了再做决定,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医生有些诧异地看着我,可能觉得这是攸关艺术生命的大事,我的态度未免过于草率。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声带小结已经严重影响了演出,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34.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  
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正说着话,道临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一迭声地说着抱歉,他原本担心我不自在,见我和他母亲聊得挺投机,十分高兴。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文化局领导找我谈话,严肃地问我:“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了。”“你是党员,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我看你们感情蛮深的,你话里话外都在维护他……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越剧院里也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他们俩要是结婚,那就只能做一对艺术夫妻,做不了革命夫妻。”在那个年代,即使结婚成家,首要任务还是“革命”,业务再好艺术再精,走“白专”道路也是要受到批判的。

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结论。那一年,我在演出《则天皇帝》时,可能是因为过于疲劳,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声音变得喑哑,几乎完全不能演唱高音。去华东医院检查后发现,声带两侧都长了小结,严重闭合不拢。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

异地看看我,可能觉得这是攸关艺术生命的大事,我的态度未免过于草率。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声带小结已经严重影响了演出,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住院时,严凤英正好与我合住一间病房。她在等待检查结果,情绪低落,我也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恋爱“小舟”在政治风浪中几乎“倾覆”,演艺生命也可能随时画上休止符,对于前途心中一片茫然。两人同病相怜,我努力劝解她,其实也是在开导自己。我提议教她唱越剧,她开心地拍手称好,作为回报,她别出心裁地想教我打猴拳,我也欣然同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钻研起戏文来,不知不觉消磨了病中的时光。

手术前,领导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让医生在给我开刀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医生再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表示,一定要做。幸运的是,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回到上海后他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可能是我犹豫不决的态度令人失望,多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语气也越来越重,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退党。我一下子懵了,对于政治,我一直十分幼稚,但在那个年代,“退党”意味着什么,还是明白的。那个后果,无论我还是他,都承受不起。“政治”这个词,开会、学习、听报告,天天跟它打交道,却又觉得离它很远,“鸣放”发言后,自己差点被定为右派,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惶恐,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它似乎化成一道鸿沟横亘在面前,令你绕不开,跨不过。

## 2.人是物非

书春随着任桂珍来到当年队里的社场位置,仓库和自己住的两间草屋全都没有了踪影,连一棵树也没有留下!那棵长在窗洞前的小桃树几十年来一直鲜活在书春的心田里,36年后重游故地竟然没了丝毫的印迹,全都成了流逝的历史,成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能追忆的可怜的历史!

书春默默地围着两幢气魄的三层楼房转了一圈,心里涌出一股至酸的伤感。当他发现始终在他心中欢欢流淌的草屋西边的那条深沟竟然变成了一条浅窄的旱沟,不禁伤感到极点,眼前放电影似的浮现出一幕幕深刻的景象。

当年他的两间草屋坐北朝南,草屋西边一丈左右,静静地流淌着一条三米开外的深沟,清澈的深沟水倒映着大自然的精灵秀气。每当春天款款而来,沟沿上无数支碧挺的芦笋破土而出,迅速地吐叶拔节成长出迎风招展的动人身段;光秃秃的杨柳枝也含苞吐翠婀娜摇曳,把蓝天白云摇曳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小碎块洒进水面。每当夏秋逼仄而至,沟沿上开满了不知名的小野花,成簇成团招人惹眼,五彩缤纷蜂蝶绕;而当水桥上响起“刷刷”的淘米声时,远近的鹅鸭纷纷扑腾着有力的翅膀争相而来,满沟顿时乐漾开了。

一灶一房的草屋大约26平方米,灶间那扇红松木门是公社分配给知识青年由书春从公社建筑站里拖回来的,上面贴着他饱含豪情一挥而就的“长吟扁担曲,欲为新农人”的行草对联。灶间到房间没有木门,只留了一个出入的门。房间内壁锯了个二尺见方的小窗洞,用毛竹片扎了个小小的栏栅。西山墙到灶屋门那一条子地,用芦头圈了一个鸡鸭领地,窗洞前那棵生机勃勃的小桃树便是鸡鸭们纳凉休憩的最好去处。36年来书春一直情真意切地忆念着这些刻骨铭心的生命,鸡鸭们为他生的鲜蛋是他当时的唯一营养品!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携了个五六岁的精瘦男孩跑来说:“李知青你认识我吗?”书春擦了擦潮湿的眼睛辨了一会说:“你是德清伯的大媳妇小……小梅!”

“真是好记性,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小

梅,阿爹叫你吃中饭去。”  
中饭摆在德清大儿子仁山的底楼客厅里,菜水丰盛得过年一样,显然是从两个儿子的冰箱里汇集起来的。然而最合书春胃口的还是青椒炒毛豆和丝瓜炒蛋。德清看他只吃这两只菜,于是挟了一块青鱼肉放在他饭碗里说:“城里人不喜欢吃肉就吃鱼吧,专家说吃鱼不会发胖的。”

“德清伯很懂养生呀。”  
“电视机里听来的。”德清又挟了一块鱼肉送进自己的嘴里嚼着回应,“这电视机真是个好东西,天天关在屋子里也能晓得天下大事,老人全靠它打发日子,否则闲得没法过了。”  
“我插队时一年总有半年以上早工接夜工的,连下雨也要学习大寨大搞平整,全都疲劳得走路都要打个瞌睡,现在怎么闲下来啦?”

“怎么说呢?”德清皱起寿眉想了一想,吐出一根鱼刺回答说,“先是分田到户,大家可以自己安排农活不用早出晚归了;后来头青眼亮的全都跑到大城市里去了,留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女人小孩没有精力服侍土地,只能马马虎虎地潦草应付;再后来国家不断征地,农民卖断的卖断小农保的小农保,就都省省力力地享受清闲了,只晓得在麻将台上打发辰光,依我看政府把农村改革懒散了。”

书春看德清动了火气唱走了调子,于是转了话题问:“当时我的草屋基是队里的麝香卵子,家家户户都想争取,你把这块风水宝地给我砌了两间草屋,就不怕大家恨你阻拦你吗?”  
“小书春还是不了解农村。”德清咽下饭菜摇摇头说,“我们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公开撕破面皮。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块地基家想要反而全都争不到的,无非想弄得谁都砌不成功。我吃准大家的这份心思,把你的草屋往这块风水宝地上一砌,果然全都不来阻拦。”

“那是大家不好意思得罪你阿爹!你泥、木、竹、物件件皆能,队里哪家没有受过你的情分呀?”小梅替孙子添了一口米饭补充。  
书春不禁连连称是,他喝了一口米酒对德清说:“这件事情我真感谢你一生一世,没有这两间草屋供我用功,肯定没有今天的书春。”

## 回到永安

沈飞龙



上海银行  
Bank of Shanghai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席合作伙伴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参演节目

# Shanghai - Dream

## 2012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全球首演

World Premiere of 2012 RAW! Commissioned Works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Young Talents Program

10月19日、10月20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D6空间  
小剧场,大视界

# 上海

7位青年创作精英  
6部跨界原创  
5位艺委会成员力挺  
3座城市先锋力量  
4个月艰辛打磨  
2晚剧场呈现,聚焦一个《上海·梦》

融汇国际剧场气质与中国传统美学  
不拘一格非同凡想  
见证中国新生代的精神与格调

你看到的将是剧场的未来!  
在今天的舞台上,

## RISING ARTISTS' WORKS

更多演出信息敬请关注: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

抢票热线:  
**62720455 62720702**

主办单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艺术人文频道

全程合作伙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